雄鹰展翅飞

■韩 光 白子玄

“‘雄鹰’到军营能飞得更高更远，你长大也去当兵吧。”这话，是加华多杰6岁那年姑父对他说的。每次到姑父家串门，加华多杰总是对着姑父当兵时留下的照片盯着看，他最喜欢姑父那张戴着二等功军功章的照片。姑父也非常爱这个侄子。由于年纪尚小，加华多杰理解不了姑父前半句话的含义，姑父的后半句话却说到他的心坎儿上了，于是将自己的小胸脯挺了又挺，大声地“宣布”道：“我也要像姑父那样了不起。”家里人都以为加华多杰只是说说而已，谁都没有当回事，可加华多杰却将从军的种子埋进了心底。2019年9月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愿望。

一

“我一定要做搏击长空的雄鹰，成为一名响当当的战士。”这是加华多杰走进军营后，在日记中写下的第一句话。他是蒙古族，人高马大的大块头。可第一次3000米跑测试，他竟然是全班最后一个完成的。

知耻而后勇，他开始全方位地补齐自己的短板。空闲时尽量多与战友交流，多读报纸，很快，他的普通话就过了关。晚上自己加练长跑，他的训练成绩突飞猛进……

新兵生活结束时，加华多杰的考核成绩项项优秀，总评成绩位居全连第一，成为响当当的“合格士兵”。

新兵下连，加华多杰成为某汽车运输团二营六连一班的战士。在驾驶专业学习中，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训练场地里的实际操作，加华多杰的成绩都不错。然而，当他第一次驾驶车辆行驶在车水马龙的繁华道路上时，却紧张得有点手足无措。

班长指挥加华多杰将车停在路边，下车舒缓一下情绪。加华多杰脸红了，耳边响起了姑父的叮嘱：“你不是想当雄鹰吗，遇到困难绝不能退缩！”加华多杰重新回到驾驶座位上，想了想相关的动作要领，挂挡，起步……汽车在加华多杰的驾驶下，稳稳当当地行进着，坐在一旁的班长脸上有了笑容。

二

2021年5月中旬的一天，听到“联勤保障部队将要组织战斗体能比武”的消息，加华多杰第一时间报了名。

当晚，加华多杰坐在学习室里细细地盘点着自己在训练上存在的不足，然后一项项地制订赶超计划。为了在比武中取得好的成绩，每天晚上，加华多杰除了精益求精地练战术技能外，还要利用空余时间背上背囊进行负重5公里跑。

到团里参加集训后，加华多杰除了按要求进行训练外，晚上仍然坚持跑一个负重5公里。高强度的训练，让他感到很吃力，但他依然咬紧牙关坚持着。一个月集训结束，在团里组织的选拔考核中，他以第二名的成绩入选。

加华多杰成为团里参加比武选手的第二天，上级便开始组织集训了。参加集训的选手，除加华多杰外，几乎都参加过各类比武并取得过名次。“不管他们过去多风光，但现在他们和我同在一条起跑线上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”加华多杰心中暗暗较劲儿，不停地给自己打气。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，加华多杰练得更加刻苦了。每天除了完成规定的训练任务外，他只要有空闲就坚持自训加练。

数月艰苦训练结束后，参赛选手们迎来了第一轮淘汰考核。加华多杰不但没有被淘汰出局，综合成绩还稳中有进。这让他更有信心，练得更加刻苦。一个月后，上级又组织第二轮淘汰考核。加华多杰在仅剩下的50名选手中排名第7位。

加华多杰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。他坚信只要始终保持这股劲儿，终将收获意外惊喜。就在这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天早上起床，他发现腰腿疼痛得厉害，几经挣扎依然无法正常行走。

突如其来的伤病，犹如晴天霹雳，考验着心气正盛的加华多杰。“如果现在退出，就将功亏一篑，先前的汗水白流了不说，当雄鹰的梦想也就无法实现了。”加华多杰很快便镇定了下来，一边配合治疗，一边进行康复训练。

三

从伤病中恢复过来的加华多杰，不仅身体康复了，经受住考验和磨砺的他还拥有了一颗“强大的心脏”。战斗体能比武的头天晚上，他睡得很香，还梦见一只雄鹰扇动着有力的翅膀，在大雨中搏击长空。早饭时，他和战友开玩笑说自己收获了一个好兆头。

果然，第一天他就夺得第一项比武的第一名，得了头彩。第二天，他取得第13名的成绩，和前面的选手差距不大。第三天，项目是武装10公里越野。这本是他的强项，可在进行到一半时，他的伤情意外复发了，这让他的跑动十分受限。此时，眼中只有胜利的他已将疼痛置之度外，以冲刺般的速度向前飞奔，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跑到了终点。加华多杰的综合成绩排在了第一名，这个消息震撼了比武现场……

站上高高的领奖台，戴上闪闪发光的二等功奖章的加华多杰，自豪地举起了金灿灿的奖杯。

“姑父，我也立二等功啦！”走下领奖台，加华多杰立即给姑父打电话。

“你比我立二等功的时候还小一岁呢，可喜可贺！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，这个二等功是因为比武成绩好立的，我还要争取在未来的战场上立战功！”没等姑父把话说完，加华多杰就接过了话头。

“哈哈，好，雄鹰真的能飞翔啦！”电话那头传来姑父爽朗的笑声。

由于各方面成绩突出，今年加华多杰又被评为“全国优秀共青团员”。收获了荣誉的加华多杰一脸平静地告诉笔者：“打小我就想当一名合格的战士，现在只是刚起步，雄鹰也才刚起飞呢……”

“今年就是胜利年”

■张锐强

记 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一张贺年卡静静地躺在日照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柜内。这张白底红字的贺年卡，是当年由八路军滨海军区发行的。这样一张颇显“洋气”的贺年卡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卡片的正面写有“恭贺新春”四个字。另一面是四句诗：“男耕女织齐生产，百姓军队有吃穿；积极准备大反攻，今年就是胜利年。”按照当时的习惯，文字全部竖排，从左到右，是手写的繁体字。纸张肯定算不得精美，卡片上也没有直观的时间信息。据推测，这张贺卡应当发行于1945年新春之际。

当年，滨海军区下辖4个主力团，战斗力强悍，对生产也非常重视。我常年从事战争历史写作，以往关注点都在战争本身，比如说战役的具体经过、敌我双方的参战将领与兵力对比等。看到这张贺卡后，我对这支部队的物资生产和供给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不查不知道，一查真是吓一跳。当年这支部队的物资供应十分贫乏。因为缺乏麻醉药品，给负伤的指战员做外科手术时不得不经常采用“催眠”的方式。伤员和医生都十分痛苦和受折磨。

最艰难的时期是1941年。困难到什么程度？棉衣两年一套，单衣一年一套。衬衣完全谈不上，到了冬天就拿单衣当衬衣。有大衣就没被子，有被子就不发大衣。夏天自然也不会有蚊帐。子弹带横在腰间、披在肩头，看起来鼓鼓囊囊精神十足，但只有胸前的两三格真正是子弹，其余都是高粱秆。作战时的口号是“三发子弹解决战斗”，事后还要上缴弹壳。

如此匮乏的物资条件，更凸显出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和价值。贺卡上那一句“男耕女织齐生产”所透露出的历史信息，也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如何有力促进农业生产？地方民主政权想了很多办法。在减租减息的同时，他们不断调整政策，合理确定公粮的征收比例，先后进行过5次调整。这5次调整的具体细节，令我惊叹。

最先实施的甲种办法是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的结果。区里将任务分解到村，村里再详细分解到户。人均不足一亩地的免征，以上的户分十等，按分数累进征收。最终都按照每分应当负担的公粮数如实缴纳。结果统计发现，将近三成人口免征，负担过于集中。从十等户累进到一等户，十倍的财产要承受三十倍的负担，累进率过高，富裕户自然反应强烈。既然不合理，那就赶紧调整，1941年便改用乙种办法。

乙种办法按产量将土地折成标准亩。标准亩即五级地，最高亩产一百斤。土地共分十二级，一级地三亩折一亩，十二级地一亩折三亩，根据人均标准亩数累进征收。人均两亩为第一级，此后每亩增加一级，同时增加一分。这种办法出发点虽好，但计算复杂，同时由于照顾学生入学、鼓励妇女放足也有免征优惠，实际免征率也超过三成，中农富农负担依然集中，累进率又太低，没拉开距离，当年征收秋粮时便再度调整。

这次是以实际产量为准。人均秋粮收入六十一斤为起征点。佃户按照全部收入计算，抗属、鳏寡孤独确无负担能力者由县批准酌量减免。雇工列入雇主家人口计算负担，最高计算三人，以便鼓励农业生产。公柴公草每年征收一次，每斤公粮负担柴草二斤半。游击区及敌占区的粮草全部折半征收。

如此明确的累进，完全是现代文明社会里的税则，毫无后人想当然中的粗疏，让人简直无法相信它出自猎猎烽火下的抗日民主政权。不过也正因为精细灵敏、随时调整，区里和村庄心中无数，执行结果比乙种办法还重。像日照碑廓村，参考数为六万斤，结果征到十二万斤。负担突然加重，随即导致假分家、分散雇工现象；或者多报人口，新娶儿媳和已出嫁的姑娘都报户口；还有的假出租土地，改变粮食品种，花生报糁子，借口备战埋藏粮食、逃避检查等。

这些问题立即引起民主政权的重视，迅速做出调整。1943年，农业生产所得先打八折，扣除两成作为生产成本，同时起征点由六十一斤提高到七十六斤，此后每十五斤累进一个点，三百斤征收百分之十五，六百斤征收百分之三十五。

这样是不是一劳永逸？不，还是有问题。首先是计算方法过于复杂。各种作物分别登记，各种土地等级分别计算产量，各种秋粮都要折成标准粮，除去地租再除去两成农本，常常一个村要计算十几天，容易出错。其次是老实人容易吃亏：工作基础好、干部群众觉悟高的村负担重，与之相反的则负担轻。计征的实际产量当然不可能过秤，都是估产。觉悟高的村干部把自己的亩产估得很高，群众也跟上，负担自然就重。但有的村一亩地瓜实产四千七百斤，评议时仅定为两千三百斤。

那就继续微调：还是按照标准亩计算产量，总体控制免征不超过两成，最高负担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五。

开荒种地、兴修水利、植树造林，也都量力推行。一句话，滨海军区对待地方的态度是家园根据地，而不仅是税源地。部队视地方为根据地，地方才会视部队为子弟兵。在滨海军区的建设发展和斗争过程中，这个关系彰显得再明白不过。

以这张贺卡为例，正面图案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，背景是树林衬托着的两间民房。因不是工笔写实风格，我无法确定车上推的是什么，但毫无疑问是农业收获。背面点题的四句诗中，也将百姓摆在军队前面，提醒大家男耕女织生产所出，百姓军队衣食所系。现在看来，当年军区领导对大局的把握格外精准，就在贺卡发行的当年，抗日战争果然取得最后胜利。

“今年就是胜利年”这份自信来源于多个方面，其中自然包括子弟兵与根据地牢不可破的鱼水情。

散文诗

心灵流淌的真挚情感

正步

■文国云

领命出征，在劲风中演训，是那最美沙场操典。排兵布阵，在烈日下行军，是那最勇追风疾健。素履戎装，在寒冻里矗立，是那最强凛然伟岸。

心如磐石，目炬如炽焰。威仪飒爽，振臂如闪电。精准对位，踢腿如利箭。

横看一道墙，一人即方阵。纵看一根针，触地响春雷。斜看一条线，撼动总瞬间。

较真毫厘，精益求精，竭力刷新军旅精篇。矢志追光，势如破竹，倾情镌刻大国名片。

当祖国需要的时候，以勇毅正步，前赴后继，辟地开天。当民族需要的时候，以踔厉正步，凿空险阻，穿越火线。当人民需要的时候，以无我正步，挺脊出征，砺骨绘卷。

栉风沐雨，涉过泥潭沼泽，涉过波涛汹涌，涉过枪林弹雨……深耕希望田野徐徐铺展；脚踏热浪，走过南昌起义，走过革命战争，走过抗震救灾，踏过抗击疫情……引领时代号角响彻河山。

铿锵正步，穿梭于历史洪流，蒸腾的春露星辉光闪。正步铿锵，为国为民，坚守在亿万人群，葱郁的翠竹扶摇竞攀。

初心不改，历久弥坚；强军有我，家国向前。

搭起彩楼迎壮士（年画）

王振生作

老家的柿树与红薯

■曹文军

感 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

秋风乍起，桂子花开，梧桐叶黄，满目秋光，但最惹眼的当数楼下邻家的柿子树。似有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悬挂在枝头，引得我痴痴地凝望许久。

楼下的柿子树从挂上青涩的果子，我便开始关注着它的成长。繁茂的绿叶中，一个个像调皮的孩子躲躲闪闪，偶尔风掠过，才稍稍露出个笑脸。随着夏日渐行渐远，青涩的果子也渐渐长大，从碧青变成了淡黄色，又渐渐变成橘黄色和火红色，不断变化的色彩使我生出了许多期待。总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“叽叽喳喳”地叫唤，这些鸟或大或小，或白或黑，有的静立枝头，有的奔走相告。这段时间，每天清晨，我一拉开窗帘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红红的小灯笼。朝阳斜斜射在上面，那表面似有一层光晕，红得晃你的眼，一天的好心情便从柿子开始。

这让我想起了故乡的柿树。在我少年时代，老家宅前栽有两棵柿树。每天放学回来，我总爱到柿子树下看书写作业，直到天色渐黑，实在看不清书本上的字才移回室内。因为爱读书，语文这门课，我似乎从不用多花费功夫，每次考试都在班级名列前茅，作文也是一路凯歌。但在高中时，我却因写柿树造成了一次误会。

那是教我语文的封老师第一次布置写作文，我就写了一篇与柿子树有关的。文章的构思模仿鲁迅先生《秋夜》那篇文章，开头便是：“我家屋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柿子树，还有一棵也是柿子树……”作文批改下来后，我悄悄打开看得了多少分？只见一个刺眼的“58分”赫然在目，那是我从上学写作文以来得到的最低分数。我顿感心跳加快，脸上发烫。整个一堂语文课，尽管封老师仍讲得抑扬顿挫，但我却恍恍惚惚的。放学后，我拿着作文本，悄悄敲开封老师的办公室门。封老师听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后，就当场出了一个题目，让我现场写。我打好提纲，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，写完时天色已晚。我交完作文带着一肚子气回到宿舍，心头上火，拿起一只柿子就咬，全不顾那柿子没有熟透。吃了几口才觉得嗓子舌头隐隐开始不舒服，一气之下，就将那剩下柿子扔得老远老远。

乍暖还寒，梧桐更兼细雨，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。第二天语文课上，耳边又传来封老师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他语调依然平缓：“我在课前说一件事，上次布置了一篇作文让大家回去写，有一位同学的文章，我在批阅时以为是抄袭哪个作文选上的，所以给了个不及格的分数并给予了批评，后来这位同学主动来找我，我当场命题让他写了一篇，我仔细阅读了第二篇后，才知道错怪了他，为此我向他道歉！”我一听赶紧低下头，脸上又不自然地发烫，教室里同学已开始议论纷纷，目光到处在搜寻。封老师将我那篇柿子树的作文在班上当场朗读起来，我恨不得将头埋到课本里。同桌见我如此模样，胳膊肘捣了我一下：“是不是你呀？”我本就紧张，坐在凳子边沿上，加之他用力过猛，我整个人一下子跌倒在地。我坐在地上，泪水悄悄地滑下来。我知道，流泪绝不是因为突然摔倒的疼痛……

那次误会之后，我经常进出封老师的办公室。在他的鼓励和指点下，我的作文经常出现在学校黑板报上，有时还被作为范文贴在橱窗里。每每只有在天黑无人时，我才悄悄溜到那儿，借着路灯，瞅上一眼，然后洋溢着满心的喜悦去上晚自习。毕业后，我总记得封老师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临别时的嘱咐：“人不吃饭会饿得慌，人不读书会浮得很！”

“你又在看柿子啊！”妻子的话将我从记忆中拉了回来，“是啊，树上只剩下三只柿子啦。”“想吃咱们就回趟老家吧。”妻子安慰道。

还没有到老家，一股熟悉的谷香飘然而来，年迈的母亲正翻晒着稻子。我接过翻耙，一边翻稻一边和母亲唠叨着收成，农家的秋色属于收获的季节。母亲看着那棵柿树，说：“柿子红了，走时带几个回去，家里长的，知道你从小就喜欢吃……”

临走时，我拎着沉沉的一袋柿子上了车。回转头来，母亲仍站在巷子里张望，秋风拂起她额前的白发，背后的柿子正火一样在秋阳下燃烧。

二

阳台花盆中冒出两棵藤蔓绿叶植物，妻子一脸疑惑地问我：“难道这就是红薯藤？”我笑着说：“过段时间将嫩茎摘下来，可以炒一盘蔬菜吃。”上月，妻子从菜场买回一些红薯放在纸盒里，一段时间后就发芽了。于是我将它埋在花盆中，浇了点水，现在竟长出了藤蔓。

“真的能炒着吃？”妻子少时在城里长大，不谙农事，所以有点半信半疑。“当然能！”我肯定地说。她不知道，红薯几乎陪伴着我一起长大。

红薯在我们农村一般称作山芋，北方大都叫地瓜。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，红薯成为我家的主食。我的老家在通扬河以南，属于沙土地带，以种玉米红薯花生小麦为主。“原野土坡地几垄，披蓑带笠谷雨种”，说的就是在谷雨时节栽红薯。栽红薯苗很有讲究，一般呈三角形不对称地栽。如果对称栽，将来泥土下难以有空间多结红薯。这个道理有点像人与人之间也要有点距离才会产生美感一样。

到了盛夏，整个垄上是一片绿油油的，这时候就需要剪去红薯藤。一来藤爬得太长，肥力全用在茎叶上，根部则结不了几只红薯；二来红薯藤上的茎叶可以摘下来炒着吃，成为农户人家桌上的菜。剩下的藤叶则用铡刀切碎，变成猪饲料。农家人的精打细算使得红薯浑身是宝，简直没有浪费的地方。

经过日晒雨淋，到了夏末秋初时，红薯藤渐稀渐枯，田垄上时时出现裂纹，性急的红薯则悄然从土里探出头来。当时栽是一根小苗，现在收获时一根藤少的结七八只，多的结十多只。由于红薯结得多，父亲就去跟别人学会了用红薯做粉丝。先将红薯和水磨成浆，后用纱布滤去渣，浆沉淀在缸里，再上锅蒸成粉块，刨出粉丝，最后将粉丝一串串晾在竹竿上晒干。这貌似简单的过程，其实很复杂也很辛苦。到了冬季农闲时节，父亲就用两个大麻袋装着粉丝，用自行车驮到集市上卖，这给全家又增添了额外的副业收入，同时为我们餐桌上增添了一道家常菜。

到了冬天，母亲则用灵巧的双手将红薯刨成片状晒干，可以用来煮粥吃，平常还可以用咸菜炒红薯条当做小菜。有时放学回来，中午饭尚未煮熟，而早晨几碗稀饭早已让我饿得饥肠辘辘，这时母亲就会笑着从土灶里扒出几只烤红薯来，撕开外面的一层皮，一股热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。如果是白瓤，则是粉粉的；如果是红瓤，则是甜甜的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些红薯还是给我及时补充了能量。更奇妙的是，母亲将做粉丝剩下的红薯渣做成饼，里面包点菜，上锅一蒸，我们就当菜包吃。母亲闲时又将晒干的红薯条放在锅里炒一下，然后加一点糖水，那焦黄的红薯干，嚼在嘴里脆脆的甜甜的，胜过今日孩子们吃的薯片百倍。

极其普通的红薯在父亲手中变成挣钱养家的副业，在母亲手中变成了可口香甜的美食，伴我们度过了那段时光。小小的红薯，承载了我儿时太多的苦乐，小小的红薯，也承载了父母太多的希冀。

我再一次端详起眼前的红薯藤，想着来年将它剪下来栽插，会结好多红薯吗？

长征 第5619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